

# 蔣總統倫理教育思想

黃奏勝

## 一、倫理教育的意義

說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禮記學記：「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從上述三個教育論說，可知吾國古代對於教育之觀點，是包涵「德」與「智」之兩大要素，所謂「養子使作善」、「長善而救失」、以及「率性修道」皆蘊含倫理道德教育之意義，教育不單指知識，尤其着重德行。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Socrates）「知識即道德」之精神，亦確認「知」與「德」為教育之兩大主題，可見古代對於教育之界說，東西方正統的教育學者之論見實為相同，即倫理道德與教育兩者常渾在一起，界限難分。教育以倫理道德為教材，倫理道德以教育為實踐。因以教育「就是訓練人類心靈，亦就是啟發人心所具之理性，易言之，教育是啟發良知，以達於至善的歷程。」可見，教育是一種啟發受教育者之理性，養成完美的人格，以達到完美的境地。故教育必須和倫理道德結合起來而成為倫理教育，以協助並使受教育內在精神發展、培育人生至善完美的道德行為、養成健全完美的人格。正是 蔣總統在「帶兵練兵教兵用兵和成功立業的要訣」乙文中說：「教育兩個字，：教就是要教我們的部下或學生，使他知道做人的道理，和成功立業的方法，使他能够成功一個人。：要使受教的人明瞭禮節，崇尚廉恥，注重清廉，知道恥辱，才算是知道做人的道理，才能實實在在在做一個人！：育就是養，養的意義，就是保育。具體的講，就是要給他生活必需的東西，要教他基本生活的方式。」是以教育實具倫理的啟發與陶冶人類內在心性之意義，它引導受教育者的身心之良知良能，趨向於充分實現，以發展成為完美的人格，完成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此實為 蔣總統對於倫理教育意義之觀點。

## 二、倫理教育的目的

倫理教育是人類社會中所特有的活動，而人類的活動必定有其目的作為指導，所以倫理教育是有特定的目的來指引，以使倫理教育成為有理想有價值的活動。

倫理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在教人求知，即追求知識，以實現人生的最高理想；一方面在教人力行，即培養道德，以實現人生的最高理想。知識是濟世所必需，而道德是立身處世的根本。所以，吾人接受教育，不但要追求知識，來認識人生，而更為重要的目的乃是培養道德意識及道德情操，以成為品德優秀的良好公民，來為國家社會服務並造福人類，此實為倫理教育之目的。

(264)

的所在。故倫理教育是要教導人獲得立身處世的道德知識，以成爲完美人格的良好國民，來爲國家社會服務。（註一）所以倫理教育是陶冶人類內在的心性，使之和諧發展與充分實現，以成爲合乎道德理想的完美人格，來追求人生最高的價值與理想——至善。

蔣總統在「爲學之目的與教育之要義」演講中說：「所謂教育原係包括『教』與『育』兩件事而言，『教』是着重學術技能與做人的道理之傳授與實習而言，『育』是着重體魄精神道德和生活的保育與訓練而言，『教』與『育』雖然是兩件事，但是彼此實有密切連帶的關係，必須並重兼顧，同時實施，然後才算是完全的教育。」這固然是說明教育是培育爲人處世的倫理道德觀念、啓發人類的理性、以及增進生活的技能，其實智慧與道德並重兼顧的訓練就是倫理教育的目的。因爲倫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人類的道德，使人人除了要維護個人的生存以外，還要意識到他人的存在，以推己及人的恕道，維持人際間和諧的關係。故倫理教育是充實與完成人格的歷程，所謂「人由教育始成爲人」(Man can only become man by education.)(註二)實爲倫理教育目的的最好寫照。

倫理教育既是一種人格陶冶的歷程，這個倫理教育歷程，就是以提高品德人格爲目的。蔣總統在「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演講中說：「教與育的一個根本要旨，就是：在一切學術技能之先，要修養我們的精神道德，以養成完美的人格。因爲精神道德是一切技能的根本，一個人如果沒有精神和道德，任他有什麼好的學問和本能，都是無用，對於國家民族，一點也沒有效益；而且一切聰明才智，反可資爲濟奸作惡之工具，對於國家社會，格外有害。再就國家而言，一國的國民，如果精神奮發，道德高尚，則其國家雖屬貧弱，外國人也一定不敢欺侮侵略，不能不敬而愛之，且必能於最短期間，轉貧爲富，轉弱爲強。反之，一般國民如果精神萎靡，道德墮落，則其國家雖云富強，亦不能使人心悅誠服，而長保其繁榮強盛。所以我們現在無論爲學教人，無不先要挽救國家，復興民族，都要首先發揚我們的民族精神，提高我們國民的道德。因此我們的教育，應以養成學生之健全人格爲第一義。：簡單的講即先要學『做人』（精神道德），然後再學『做事』（學術技能）。精神道德是基本，學術技能爲末務。」由這段話而可知蔣總統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重視道德之培養，故倫理教育的目的乃在發展人格、充分實現自我，使得受教育者成爲有道德意識能力與實踐能力的人，來爲國家社會謀幸福，從小我的充分實現到大我的進步發展。是以，倫理教育的目的是陶冶個人的人格，視人人接受道德的陶冶而養成高尚的人格，來爲國家社會服務，並促使人類文化的意義充實與完美。

### 三、倫理教育的基礎

爲達成倫理教育陶冶人格的目的，就必須充分發展人類所獨具的性質，以使得人之所以爲人之人性和諧發展，完成人之所

以爲人的真實價值。即倫理教育要以人性爲基礎，來啓發人的理性，化除獸性，進而昇華到至善完美的神性，這種充實發展的人格，就是美滿幸福的人生。

蔣總統在「救國的基點」一文中曾說：「我們人之所以爲人，人之所以與其他動物不同而可以特別叫做人，並不是因爲他具備了五官四肢，有了人之軀體，知道穿衣吃飯，過着人的生活，就可以叫做人；而是因人有他的特殊靈性，有他的生活目的，知道做人的道理，曉得人和禽獸的分別，能够發揮人類高尚的習性，向着高尚的目標邁進不已，而自覺自主的做成一個與禽獸絕不相同的所謂人。簡言之，人之所以爲人，就是由於人能知道做人的道理，如果不知道做人的道理，便徒有人的形式，而無人的特質，亦不算是一個人了。」這是蔣總統說明人類與其他動物（禽獸）的差異處，而確認人之所以高出其他動物而爲人的道理，乃在於發揚人類所特有的人性或理性以及高度的智慧，運用人類獨具的理性智慧，創造文明、增進生活幸福，進而追求整個人類邁向完美至善的崇高理想，這固然是人性的昇華，但是却爲倫理教育的基礎。由於倫理教育可以啓發人類內在本性來知道做人的道理，而做出適合於人類社會的行爲。

孟子離婁下章曾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這段話表明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截然不同之處是在人性，蔣總統繼承了孟子思想之正統，而加以引伸發揮，他認爲人是要具備人性，如果失去了人性的人，那便是非人，而與禽獸無異。蔣總統在「革命教育的基礎」演講中說：「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這幾句話，就可說明，凡是人類必須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方得稱之爲人，否則就不能算是人，亦就是『非人』了。孟子又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這就是說明人之生而具有這仁義禮智之心，而發現於此四端。凡是一個有人格之正人，必須將此四端發現處，擴而充之，方才盡了做人的道理。簡言之，做人就是要擴充此四端，而發揚其仁義禮智固有的明德，就是『良知』；使此良知擴充而發揚之，就是致良知。由此就可知道具有此仁義禮智之明德（良知）的，方得稱之爲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我們讀了這段話，更可證明人的反面，就是『非人』，這『非人』就是禽獸，即使他具有軀幹四體，而不具備這仁義禮智之明德，亦就與禽獸無異了。那更可明白如何謂之人，如何謂之非人，而等於禽獸了。孟子在此只講仁，而不及其餘者。因爲仁居明德四端之首，故講仁就可包括整個明德了，而且未有仁而不備義禮智者也。以上乃是講明人之所以能名之爲人的道理。」這段話就說出人是以仁心爲基礎。基於仁心蘊藏於人內在之可能發展意識，經由教育的啓導與發揚，使得人類內在的仁心和諧發展，以表現出人之所以爲人的道理，而成爲能知善且能行善的道德人。是以，倫理教育的基礎是人性，即以仁心實踐之發端，來表現人之獨特性質的仁心仁性，來培養完美的人格。

蔣總統從重視人性、分析人性，確認人性有昇華之可能，來透視倫理教育的基礎，倫理教育是啓導並發揚人的人性或理性，使人性或理性和諧發展。就是倫理教育基於人類內在的仁心仁性，循着受教育者之發展傾向施以適當的陶冶，使得人性或理性能够永無止境的向上、向前、向着最高理想——完美至善——邁進，以成爲完美的、完全的人格。

#### 四、倫理教育的内容

爲引導人類內在的仁心仁性之獨特意識，朝向完美人格發展，蔣總統認爲應從「變化氣質」及「教導做人的道理」入手，以使受教育者能具道德之判斷與實踐的能力，來知善行善，實現人生的最高目標——幸福，也就是達到完美至善的境界。因此，倫理教育的内容，乃是「變化氣質」與「教導做人的道理」，茲就這兩點陳述於後。

第一、變化氣質：蔣總統所謂「變化氣質」，就是德國哲學家兼教育學者康德（Immanuel Kant）在其所著「教育論」中說：「訓練使動物性變更爲人性。」（Discipline changes animal nature into human nature.）（註三）這是說將人之天性中所具有獸性的氣質，以倫理教育的教導與訓練方法，使之發展成爲善性，並啓發人之理性促使人性和諧發展，成爲完美健全的人格。

蔣總統在「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演講中說：「張橫渠說：『學者先須變化氣質。』又說：『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這就是說教育的要務，莫要於使學者能變化氣質。爲什麼要變化氣質？關於這一點，總理早就說過：『要做革命事業，是從什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這所謂要革除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性質，我們可以下一個轉話來說，就是變化氣質。總理又說：『革命是人類的覺悟，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當然誰亦想他要救自己，只是不懂得如何救自己而已。根據總理所說，那變化氣質才是救自己之一法。因爲只有變化了氣質，才能從人欲橫流中救回自己，確立自己的革命人生觀，擔當當前的革命責任，完成艱鉅的革命事業。」

由前面這段話，可知蔣總統認爲教育是止於認知，而有關受教育者的變化氣質、陶冶品性，使德性行爲化，知善行善，存在在都需要倫理教育。所以倫理教育是發展個人內在的精神價值，陶冶適應實際公民生活的群性，以成爲社會的健全成員，最後以達到具有全人類之普遍精神價值的世界公民爲目的。至聖先師孔子所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的道德仁藝和諧發展的正統教育，正是蔣總統倫理教育内容的「變化氣質以陶冶人格」之寫照。

第二、教導做人的道理：蔣總統所謂「教導做人的道理，就是教育學者所強調「養成良好公民乃各項能力獲得和諧發展」」（The good citizen was the one who had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all capacities.）（註四）就是倫理

教育以培養個人身心適度和諧，以達到自我之實現——「良好公民」為目的。因之良好公民應具備高尚的道德意識及道德情操，以為自我實現之基礎。

蔣總統在「教養術」演講裏，對於教導做人的道理，提出其精闢獨到的論見。他說：「教的基本要義，首先應當注意的東西就是『禮義廉恥』。我們要達到『教』的目的，要真能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絕不只在講堂教一點書本的知識。：真正完善的教育，一定要除這些科目（指算學、物理、化學、政治、經濟諸般科學）之外，並且在教授一切科目之先，能將受教者教成一個『人』！懂得做人的道理——禮義廉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為萬物之靈，就是因人懂得做人的道理，曉得『禮義廉恥』。若單講其他學術技能，動物和人還不是一樣？而且有時專就某一技藝來講，每每動物還要勝過人！所以我們要達到教育的目的，一定要先教做人的道理——禮義廉恥，使受教者完成人格。如此的教育才是『人格教育』，人格教育才是真正完善的教育。真正正的教育才可以使受教的人，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能擔當建設國家復興民族的重任。」

從前述引文觀之，蔣總統非常重視發揚人的德性與群性、以及公民效能之培養，故倫理教育以培育受教育者的禮義廉恥之精神為內容，進而造就具有完美人格的良好公民，以使受教育者成長而步入國家社會之時，能發揮崇高的道德精神，服務社會造福人群，改造現實世界，建設完美的理想世界。

由上述倫理教育內容，可以窺見蔣總統認為倫理教育是使受教育者個人之身心有最和諧之發展，以培養完美健全的人格，成為國家社會的良好公民，來「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 五、倫理教育的理想

倫理教育固然注重受教育者個人完美人格的培養，而其理想是文化的維繫與創造、達及人生幸福的至善完美的境域。因為人是生而在社會之中，故對於社會文化的進步是有所責任的，即每一個人應參與並發揚人類社會之文化價值，亦即促使文化的延續與發展，來增進人類之幸福、提高人類的價值與地位，這才是倫理教育的理想。蔣總統確認為倫理教育的遠大而崇高的理想，乃是文化的延續與創造。而文化的延續及創造，乃是充實文化的意義，以及提高文化的價值，「意義的充實是真，屬於知識活動；價值的提高是善，屬於道德活動。」（註五）這種真與善的活動，都要依靠倫理教育的力量，才能全面展開，以求得層層推衍，步步上升，使得人類社會文化表現出純真、至善、完美的意義及價值。

蔣總統認為我人生而不能離群索居，時時刻刻都受到社會文化之薰陶，職是之故，文化是謀求全體人類幸福與宇宙生生創化之主要關鍵，更是倫理教育理想之所在。因而蔣公在「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演講中說：

「我們為學的目的和效用，可以說就是『濟世安民』四個字，也就是古人所謂『兼善天下』的意思。因為我們一個人是受

天地父母國家社會，換言之，即受人群之扶助教養而長大成人，必有以報人群之德，反轉來講，我們惟有公而忘私，犧牲一己，來為人群謀幸福，然後我們最渺小最短促的生命，才能發揚光大，永久不死！我剛才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的生命；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因此，不僅我們要生活，而且更要增進天下人的生活；不僅我們要好，而且更要使天下人都好；不僅我們要孝父母，敬長上，愛國家，保民族，而且要使天下人皆如此；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要我們發揚『民胞物與』的精神，努力『兼善天下』的工作，以完成『濟世安民』的事業，而實現『天下為公』的大道。」

觀乎前述之引文，蔣總統視個體為全體人類之部分，個體乃為全體人類文化而生，故每一個人有責任參與整個人類而謀全體人類幸福之增進。基於此種信念，蔣總統強調倫理教育的緊要工作，乃在於培育受教育者的社會生活意識及道德觀念，以了解社會是人類文化結晶之儲藏場所，進而體認社會乃人類之理性的或人性的、精神的，也是宇宙生生本性之具體表現。蓋因人類社會之文化是有獨特的意義及崇高的價值，所以每一受教育者應該為社會正統文化之延續及新文化之創生，貢獻個人之才智及能力，以使文化綿延不息創生不已，而達到「天下一家」、「人類一體」之大同境域。此為倫理教育的崇高理想之實現。

## 六、結 論

綜上所述，可知蔣總統倫理教育思想，是以人性或埋性為基礎，以仁愛為出發，來達到「增進人類生活，創造宇宙生命」為理想。這是當前世界上最情理圓融，而又合乎時代潮流之倫理教育思想。誠然，倫理教育是陶冶受教育者之完美人格，以培養個人立身處世的高尚人格，而其終極理想是延續及創造人類文化，以使人類文化不斷地進步發展，臻人類於「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的完美至善的境界。

### 附 註

註一：參見Paul Monroe: A Text Book of Educati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60, P.P. 131-132

註二：Immanuel Kant: Education. trans by Annette Churt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P. 2

註三：同上註。

註四：John S. Brubacher: 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New York, 1947, P. 30

註五：梁兆康：「柏拉圖愛論的教育精義」，文刊「台灣教育輔導月刊」第十七卷第七期，民國五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頁一。